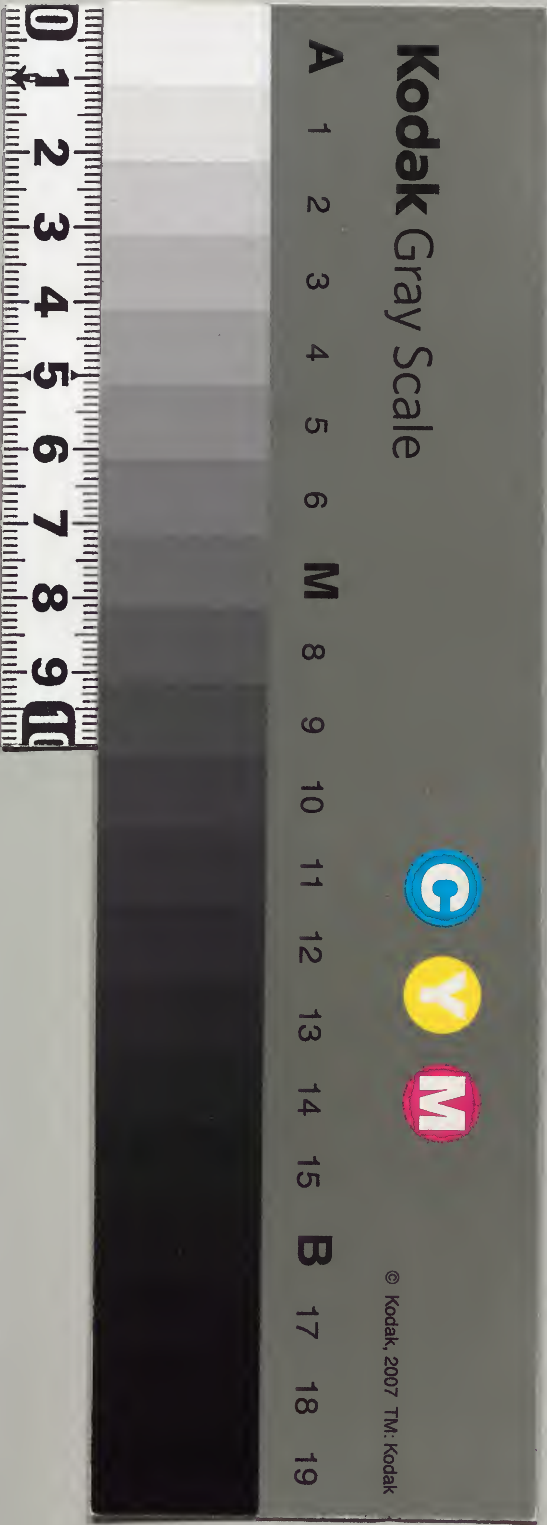


正校刊
史記評林
五七五

函號	279	28
冊數	25 (22)	
番號漢	5010	
內閣文庫		

庫文閣內		
三	五	漢
九	△	
函	△	
七	△	書
架	冊	類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世觀是父名

曰案地理志觀津縣屬信都以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觀也。正義曰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里。

喜賓客孝文時嬰為丞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正義曰百官表云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

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出

此相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朝天子曰朝孝景三

伏後案

後案

後案

後案

凌約言曰魏其淮夫皆聚賓客以樹黨武安亦折節天下士三人徒以賓客相傾而卒無賴于賓客豈非竇者之非貧歟太史公三傳聯合微旨見矣

茅坤曰三篇俱以結賓客相傾一節為精神

倪思曰嬰不願竇太后引誼別微真忠臣也

張之象曰寶嬰能
言諸名將賢士在
象著進之有公叔
文子遺意焉且所
賜金輒與軍吏又
賢可知也孝景祭
其賢而用之不以
太后故終于沮抑
卒以有功亦可謂
能知久矣

按此突然捕入
條侯借空形主
之法

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寶。案隱曰案謂宗室之中及諸寶之宗室也又統
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疾周
陽故因改氏由以宗室任為郎則似是與國有親
戚屬籍者亦得呼為世不室也。應前
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起上曰：天下方有急，王
孫寧可以讓邪？漢書曰寶嬰字王孫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
千斤。嬰乃言袁盎、爰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
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蘇林
令裁度取金無入家者。寶嬰守滎陽，監齊趙兵。正
為用也日監音甲，衫反。吳王濞傳云：寶嬰屯滎陽，監齊趙兵也。七國兵已盡破，封嬰
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
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
年，立栗太子。正義曰栗姬之子後廢之故書母姓也使魏其侯為太

王維視曰去就若
此誠為多身
謝病分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各辯士說之莫
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官貴將軍者上也，
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
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歿，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
處。正義曰上音而而不朝，相提而論。徐廣曰提音徒
提音弟，又音帝，相提猶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
兩宮督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螿恐也。毒
音釋謂怒也。漢書作螿，螿即螿。則妻子毋類矣。索隱曰螿
也。謂見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挑侯免
相。服虔曰：寶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
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侯，猶惜也。魏其者沾沾自

劉辰翁曰相提
字雖不可曉意者
亦對察不能忘言
之意

王維視曰魏其
爵祿高節義故帝
云沾沾自喜耳多

子傳。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
謝病，分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各辯士說之，莫
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官貴將軍者上也，
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
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歿，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
處。正義曰上音而而不朝，相提而論。徐廣曰提音徒
提音弟，又音帝，相提猶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
兩宮督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螿恐也。毒
音釋謂怒也。漢書作螿，螿即螿。則妻子毋類矣。索隱曰螿
也。謂見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挑侯免
相。服虔曰：寶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
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侯，猶惜也。魏其者沾沾自

易
茅坤曰法已自喜
四字切中魏其病
按持重者見為
相當持重也

王維復曰魏其五
盛時豈更有武安
疾哉時去勢遷可
以鑒矣
茅坤曰往來持重
魏其可重伏魏
其所以擊武安而
相起愛翁神

曹表黃曰賓客
字一篇杜子後
用客字應之及推
載趙縮菲與天下
吏士天下郡國請

侯起家二千石之
類道客也
按魏其武安二
人之景此
按師古云傾謂
胸越而勝之也

喜耳多易。徐廣曰沾一作恬又昌兼反又當牒反
之行也。或曰沾音愴也。索隱曰難以為相持重
小顏云沾音他兼反愴音尺占反。
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曰蚡音扶

音墳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

徐廣曰少者為諸卿如今人相號為七大夫。木資

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索隱曰

也蚡益賢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繁孟諸書

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繁

孟中所為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繁

書兼儒墨名法王太后賢之。徐廣曰即蚡孝景

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

蚡弟出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孝景

孝武初嗣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正義曰終

陽故城也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

名士家居者賢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

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

魏其賢矣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木如魏

其以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

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

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

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弟曰君侯資性喜

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

惡惡人眾亦且譽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父不能

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

按此叙二人實
客之盛
柯維學曰錄于瞻
云嬰而功其各
亦望矣然與既
上自皇始八重為
姦利太平豈可以
受致大成哉由公
始不能相務生言
為楚人既厚亦可
以少繼夫脫乃為
嬰起鳳凰拜一
上包其虛語其事
詳儒林傳
按魏其之禍由
此在重

趙綰為御史大夫索隱曰案推轂謂自車也王臧為
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索隱曰案其時禮度踰後
日謂除關以禮為服制索隱曰案其時禮度踰後法於以興太平舉適諸實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宗室母節行
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
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實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
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毀道家言
是以實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太
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索隱曰魏其政也實太后大怒乃
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
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
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

按此叙實
盛王

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
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

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
太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

益附武安索隱曰按謂仕諸郡及仕諸武安者貌
侵索隱曰侵音侵知小也又生養甚索隱曰小顏

則痛折節以禮屈之索隱曰生謂蚡自生尊養之勢
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正義曰

按以下直書
田蚡之驕與魏
其相傾處

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着也正義曰
札也喻其輕薄附者大材按頰此說並是疎謬又
改臆為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脉

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一經脉皆會乎太
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一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

據除者除去舊官就新官也

之動浮沉滑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肺
腑腹心也案說田勢為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
又為帝之腹非痛折節以禮誅之天下不肅日案
心親戚也痛其也欲令士折節屈下於已不然天下不肅或
解以為為勢欲折節下士非也案下文不讓觀觀蓋
侯知或說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
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
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土地益宅漢書百
少府有考工室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
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
縣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
也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徐廣曰為諸
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
曲旃如淳曰旌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借也蘇林
曲旃曰禮大夫立曲旃曲柄上曲也○索隱曰說

交納言曰魏其失
嘗太后益疏不用
反應前武安侯雖
不在我以王太后
故親諸客謂北
自引而忘傲反應
前天下吏士諸侯
愈益附武安極力
挑出何等針線

文云曲旃者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王狗馬
所以招士也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寶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
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
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穎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穎陰侯嬰
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

吳楚反時穎陰侯灌何為將軍索隱曰案何是嬰
子漢書作嬰誤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之俱漢書音
義曰官

灌孟年老穎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
故戰常陷堅遂以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以

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張晏曰白日
奮勵也願
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

黃允曰：爲時大言
冠軍者

按：願取最前軍
頭以報父仇。此
灌將軍孝勇一
生大節自處故
下文如將軍壯
義以死名聞
天下諸公莫不
稱之皆本于此

王維曰：淮陽節
猛至今猶然

按：自長樂衛尉
至灌龍軍敘
夫醉搏甫在剛

戰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
敢前獨一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
下正義曰：謂大將之旗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
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
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
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人夫
乃言大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
天下願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
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
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卽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
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
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曰：日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

直使酒一石上
而以手亦以此

多之作結自不
等受文至穢于
穎川叙夫豪俠
重在好狂飲一
包而以穎川歌
作結身家居雖
富至相爲亦重
叙夫與嬰同遭
困厄重在兩失
舞上而以蔣如
父子四句結之
蓋自灌灌夫而
魏其武安之際
遂不可解矣此
太中公議之以
終三傳云

按此敘賓客之
衰

張之象曰：丙人俱
失勢困厄中意氣
慷慨故易相結耳
茅坤曰：蓋每兩人
相結而相成處悲

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引根心負客奔之

夫醉搏甫索隱曰：搏音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
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
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譽戚諸有勢在已之右
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
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
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隱曰：已音以謂已許諸所
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
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穎川穎川
兒乃歌之曰：穎水清灌氏寧，穎水濁灌氏族。灌夫
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
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
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也。索隱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魏其武安侯列傳

索隱

按師古云引重
相牽引而致于
尊重也

凌約言曰叙實嬰
與白頭頰暗構却
歷七如目親指數
紙折無遺

王維禎曰先叙魏
其灌夫相倚相驕
後相敘俱有照應
茅坤曰兩人成景
處極力描寫

詹惟脩曰全得
早山字

董倫曰宜往言承
相必往魏其第也
故此下一往字正
應前宜往定註皆
謬

董倫曰此卒飲極
驕則謂嗔笑之怒
甚裂皆若也嬰與
夫尚不悟哉
張之象曰武安嘗
請漢家考工地益
宅况魏其城南田
乎權臣无忌憚如
此

云明乃千

史記卷百七

魏其武安列傳

七

七

曰案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此
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類云根音痕
括音泪謂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弛慢
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挽繩而
根括之也持彈案漢書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
本一作押彈音普耕反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
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其游如
不失故魏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
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
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
仲孺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案服謂著功之服也故應
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
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
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
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
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

夫不憚曰夫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

云以服請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應前宜往定註皆乃駕白

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

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

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徐

作日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

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索隱曰

欲反屬猶委也付也小類云若今人舞說相勸也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

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

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

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

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

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

王維禎曰武安
二人本在奪田下
得乃致索他事求
以中之

增屠隆曰丙云飲
酒則見天使酒

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
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盼活之。盼
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
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
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
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
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
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索隱曰：案盼娶燕
王之女。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
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
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疆與俱飲酒。武
安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

按屬之強之也

許相親日現此可
宜得亦重李廣

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
以膝跪。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
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
畢。索隱曰：案漢
書作畢畢盡也。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
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索隱曰：案漢書云：臨汝
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
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
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索隱曰：咕囁附耳，小語聲
也。漢書作女曹兒曹輩也。猶言兒女。武安謂灌夫
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為今眾
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如淳曰：李將
軍李廣也。猶
今人言為除地也。索隱曰：案小類
云：言今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處也。灌夫曰：今日

程黃洪憲曰篇中
歷吹夫不懼夫愈
益怒夫聞怒罵因
程夫不悅夫怒夫
先所發怒夫愈怒
不肯謝詩句即贊
中所謂無術而不
遂者

康海曰魏其欲成
灌夫唯語甚悲壯
後果同然雖無益
于灌夫可謂不以
生灰二其心者
王維禎曰魏其與
灌夫不欲獨生為

後同罪張本
吳國倫曰拔夫
擊不得言駭陰事
嬰亦東朝廷何以
不遂指言之觀異
日帝聞灌南事而
以不及疾試安為
恨則魏之不言是
失計也不疑豈其
為救夫地故不款
不立言邪
婦有光曰魏其疾
言丞相短不及淮
南事何耶豈魏其
終長者不忍出此
君子所以往也困
于小人也
按張曼三註俱
支離瑣說亦無
謂

斬頭陷胷案隱曰帝昭云言不避何知程李乎坐

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漢書作尤凶程灌夫出武安遂怒

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

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

乃麾騎縛夫置傳舍曰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

劾灌夫馬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云五居遂

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

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

人言武安吏皆為耳自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

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

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

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

灌仲孺獨歿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竊

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

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魏其之東朝

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

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

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

無事紛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廣谷招聖曰紛所愛倡

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

壯士與論議腹肺而心謫不仰視天而俯畫地張

日視天上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畫地論欲作反事辟倪兩宮間徐廣曰

細反倪音請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索

隱曰辟普係反倪五係反理蒼云睥睨邪視也

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

董份曰此正所謂
持兩端者
呂祖謙曰解人
之怒浪是委曲順
其意說彼不是然
後徐以言語解之
其怒左釋若他人
正說彼不是我却
以為是也激之也
田蚡正怒灌夫而
實要乃言其名冠
三軍宣帝正怒蓋
寬饒而鄭昌乃言
猛獸在山藜藿不
採故二人卒不免
按此朝論具見
按膝下駒謂進
退皆不定也

下有愛謂天子崩因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
變難之際得立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
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
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
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
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
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
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案隱曰
披音正彼反○正義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
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
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
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轍下駒張晏曰魏其
每而已贊曰小馬在轍下○王義曰應劭云吾井
駒馬駕著轍局趣纖小之貌按應認為長也吾井

董份曰石建素謹
厚而肯分別兩人
事故載之
茅坤曰不建所分
別不載其詳大畧
左武安者
增李迂機曰載貴
臣驕恣與乾臣
承風狀俱妙絕形
容
董份曰以公孫承

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
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狂也而人皆
藉吾弟索隱曰案晉灼云藉今我百歲後皆魚肉
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
師古云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按今此特帝狂即
俗云人不辨事罵云云杌杌若米人也索隱曰案
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設者脫也上
謝曰俱宗室外家正義曰嬰景帝從故廷辯之不
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
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
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漢書
日秃老翁言嬰無官位拔接也首鼠一前一後欲
也○索隱曰案謂其治一老秃翁指賣嬰也韓
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
解釋為喜樂邪

相防以中汲黯者也

增汪道昆曰按蚡之於嬰也始以籍福之計讓而讓之今以安國之計讓而殺之惜嬰之卒也豈其沾沾自喜多易而然與王敦曰此時實客安在耶

按師古云簿責謂以文簿責責之

茅坤曰此必大行時皇急不及諫之尚書而後下耳武

○索隱曰案小顏云何不自夫魏其毀君君當免謙遜為可喜喜之事音許既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齟舌自殺索隱曰案說文云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正義曰讎音市周反對也言事故魏其不對欺謾劫擊都司空表云宗正屬官主詔獄也○正義曰如淳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云律司空主水及罪人

安輕以血案論悲夫

徐中行曰按狗盜雞鳴出孟嘗於函公處囊脫穎解趨急於却却此周食客之報也魏其灌夫之客視此不深媿哉

茅坤曰自古權臣以危禍中傷人必以蜚語

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索隱曰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家臣印封之如淳說非也○正義曰天子崩曰大行也按尚書之中景帝崩時無遺詔賜魏其也百官表云諸受尚書事也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家臣印封遺詔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徐廣曰疑非月○索隱曰徐氏云疑非者案武帝四年三月魏其寶嬰歿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也○正義曰漢春三月乙卯丞相盼薨按五年者誤也○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父乃聞聞即患病病瘵索隱曰瘵音反風也不食欲歿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歿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盼詐語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駟案索隱曰著日月者見論棄市渭城正義曰故其春垂至恐遇赦贖也論棄市渭城正義曰故其春武安疾病正義曰其春即四年春也元光四年十二月灌夫棄市十二月末魏其棄市至三

武安疾病月灌夫棄市十二月末魏其棄市至三

錢福曰武安倚鏡
為厲鬼史書報應
其速事未必真特
以此為天下後世
擅權者之戒
昔坤曰此必當時
人不壓魏其灌夫
之歎故為流言云

增焦茲曰披紛私
交淮南受遺金夫
因擊亦得告故子
長榻之干尾蓋雖
不得發其事於生
前而猶得暴其事
後死後使夫有是
必快意九泉矣

披傳未次淮南
遺金所以實灌
夫所持武安陰
事者

楊循言曰甲動灌
夫不必論實嬰亦
以節行自喜以功
名自任而其處廢
興之際如此可歎
也
茅坤曰太史公小
論言清而情慘可
為實錄
趙恒曰贊意哀
魏其之寬而深誅
武安之罪也言魏
其之峯以吳楚之
功灌夫因一時入
吳軍決策而名顯

月乙卯田蚡薨則三人歿同在同在二十一年明矣漢以十
月為歲首故也秦楚之際者云十一月十二月端
月二月三月至九月為終周建子為正月十一月為
正月十二月為二月正月為三月二月為四月至
十月為歲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
後改用夏正月至今不改然夫子作春秋依夏正
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蚡使巫視鬼者視之
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歿子恬徐廣曰蚡
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共在春內邪武帝本紀四
年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歿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
年十二月邪疑八三月當為二月也案侯表蚡事
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
詔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
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歿後
分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曰爾雅云衣
云蔽勝也說文字入宮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不
林並謂之短衣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
正朝衣若婦人服也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
徐廣曰建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
元二年

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
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
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索隱曰案武帝以魏
安侯為不直特其灌夫事為在武
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
托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
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
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遂兩人相
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
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竟被
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索隱述贊曰竇嬰田蚡勢利相雄威倚外戚或
恃軍功灌夫自喜引重其中意氣杯酒辭倪兩

魏其以不知時變
灌夫以無孝不遜
其罪非可以殺身
滅族論也蚡何人
哉負貴好權以杯
酒陷人於大禍命
固不延而得免於
族滅之誅者幸耳
禍貶後米言福由
太后也再言嗚呼
深恨之也

宮事竟不直
冤哉 二公

凌約言曰按嬰為將賜金不入門蚡為相
驕橫占田宅嬰以景帝欲傳梁王犯顏力
爭蚡迎淮南王灑上私納交以成其惡嬰
雖他未見過人者其賢于蚡則萬萬矣乃
不幸交使酒之灌夫以觸負勢之田蚡卒
淪胥以滅雖外不悔悲哉使嬰失勢之後
早得賢士大夫交知所謂
知幾遠害者豈致若此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七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八

吳興凌稚隆增補
溫陵李光緒增補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徐廣曰在汝賴之間也○索隱曰漢書地理志云縣名屬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安故城在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屬潁川郡

陳留郡又有成安縣亦屬梁未可知孰是也後徙睢陽正義曰今宋州宋城

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索隱曰案謂安國於騶縣田生之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

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索隱曰將音汗張

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

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

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借於天子天子

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

伏後出稱碑入言

事坤曰此直叙格

王維楨曰嘗受韓子雜家說于騶田生所則孝問識見盡括此語中

按漢初王國二千石以下吏皆得自置相二千石則天子自命

按言案責蓋金
使者籍記王過
也

王維禎曰安國此
等語終飾辭然其
全兄弟子母之恩
則可尚

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徐廣曰景帝姊

索隱曰案即館陶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

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索隱曰省音仙井反

察也夫前日兵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

從西鄉惟梁氣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正義

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

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

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

梁王索隱曰案謂詩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太

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

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

按為言之帝是
太后金長公主
余已意言之于
帝不欲自言也

楊慎曰甲申之甲
猶某甲亡其名不
足言耳
○盧舜洽曰安國
之待田甲與淮陰
之待少年子弟同

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

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

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

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

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

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

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蒙縣名

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

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

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

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

等足與治乎索隱曰案謂不足與卒善遇之梁內

王維禎曰安國此
善遇獄吏可謂綽

然君子

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人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索隱曰：此語見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

康海曰：此與左師觸龍說者長安君相類，皆自人情至切不可已處說去。

交約言曰：高帝不聞有此言，安國直以意言之耳。

倪思曰：此俚語，引用雖切，然不可訓。

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干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遂，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索隱曰：悅，漢書作怱。怱，說文云：怱，誘也。犯上禁，梟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

康海曰以安國猶
行期幸進他尚何
責式

劉辰翁曰管子書
且匈奴為驕故謂
其負戎馬之足也

親嘗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
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
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
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
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
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
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
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
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
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為人索隱曰案
其敵且疆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魯縞衝風

此未力衰
句則上極失末
力當為句

王維慎曰不許和
親則戰既和則宜
守約聶翁壹一邊
鄙細夫其謀不足
用王恢喜功之士
并為首難百不信
于單于然則匈奴
屢背約誰咎之哉

劉辰翁曰安有三
十餘方作休兵者
謀亦拙矣

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
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雁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
也。索隱曰聶姓也翁豪猶帥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
壹名也漢書云聶壹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為間入
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
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
還詐斬丞罪囚懸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
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
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雁門○索隱曰崔浩云
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
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

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

吳竟曰安國所論
於天下所以存
者而持之不堅復
從恢議豈安國揣
知上意所向故目
屈其議以信恢耶

晏曰驍勇也若
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正義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輕車古之戰車
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正義曰李奇云監上諸屯
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

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上擊其輜重正義曰釋名云輜重也於是單于入漢長

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

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正義曰乃引兵還出塞曰吾

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

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

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

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徒取辱耳徐廣曰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

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漢書首義曰逗曲行語也○索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

撓者要斬逗音豆又音住逗留也撓屈弱也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

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

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

按廷尉當有言
廷尉恢說當如
是也
按兩受金兩言
太后蚡之能賂
章也太史公
不載之蚡傳而
載之安國傳即
於張湯傳見弘
羊之意云

漢書卷九十四
王恢傳
王恢等謀殺
單于

王維楨曰王恢不
擊錫重是量敵保
軍可以情宥然金
朝建誓約自開邊
隙則當死也
董份曰知當世取
會者智也智者宜
或失于薄而安國
乃又忠厚貪嗜于
財宜其所奉皆汗
墨而安國又奉庶
士太史所以移之
也讀其文自見索
隱註
宋無曰若到他是
人姓名為天下名
士何不著見于史
漢書作至他是也
王慎中曰方置相
時寒甚及既置相
病愈天子欲相
人不可得豈非
貪也

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
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
國為人多太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
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
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
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
索隱曰郅音質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
臧固也郅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
舉各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
士也
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歿安國行丞相事奉
引墮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導天子議置相欲用安
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
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
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出上谷破

凌約言曰中國貴
于秦狄者以信善
所從出也王恢尚
為馬邑之欺美匈
奴之欺安國奚怪
哉

王整曰又幸又壯
書法本奇

胡龍城龍音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
敖大以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
遼西太守及入雁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
青擊之出雁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
正義曰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
幽州縣
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
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
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
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正義曰幽州漁陽
北平城即漢縣東南七十里
古北平也
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
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
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黃震曰韓安國長厚好靜武帝好大喜功故帝雖器之而卒困焉

楊慎曰現大史公贊安國言梁多長者之言不合矣古書有意本分明而反因註晦者此類是也

按此論本惜長孺之不得相却以長孺之所舉而亦不得相者以為惜有味哉其言之也

匈奴所欺失以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廉正忠厚

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安國忠厚初為梁將因事坐法免徒起相以來更然生虜失防推賢見重賄金貽臣節可亮

黃震曰安國之仕梁也言于漢雖為梁飾非言于梁亦能為梁免禍賂田蚡五百金其進雖不以正其辨王恢諫擊匈奴故切中事情越明年王恢挑禍匈奴安國默然為之護軍雖以不戰歸而兵端自此大開安國亦卒困兵間矣志在富貴不知不

則止昔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正義曰成紀秦州縣其先曰李

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

廣家世世受射。索隱曰案小顏云世受射法孝文帝十四年匈

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曰案如淳云非

醫巫商賈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

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索隱曰案謂為郎秩

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

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

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張

日為武騎郎將○索隱曰小吳楚軍時廣為驍騎

楊慎曰此傳綜叙其事實以著其才略意氣之所以然又及軍吏士卒之得志以致其時世不平之意讀之使人感概
唐順之曰當看呼應筆捕是首尾文字
茅坤曰李將軍于漢為最名將而卒無功故太史公極力慕其淋漓悲咽可涕
凌約言曰漢文帝惜廣不逢時自以其時海內以安不事軍革廣之才無所用耳末年匈奴入上郡雲中帝遣將軍令免張武周

顏云為騎郎將謂主騎郎也

亞夫等以倫胡中
稱其選用材勇而
獨不及廣知而不
用何取于知耶
楊慎曰公孫昆邪
為國惜若過于文
帝

凌約言曰廣為上
郡守知三人中必
射雕者然後見前
日合戰為有血脈
非日日合戰何從

知射雕者於此上
又有以力戰為名
其意與日合戰同
董份曰從百騎往
戰二人不見廣更
所以載百騎者與
下匈奴數千騎相
應耳

楊慎曰精神正在
董前丁字
程一枝曰李廣所
長在射故傳內敘
射獨詳若射匈奴
射雕若射白馬將
若射追騎若射虎
若射石若射虎若
射飲若射猛獸若

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曰邑下

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得

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

邪昆音冤。索隱曰案典屬國官名。為上泣曰李

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區之

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

郡嘗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

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賚人從廣漢書音

官之幸賚者。索隱曰案董芭輿服志云黃門丞

主密近使聽察天下天下謂之中賚人使者崔浩

云在中而賚幸非勸習兵擊匈奴中賚人將騎數

十縱徐廣曰放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正義射

傷中賚人殺其騎且盡中賚人走廣廣曰

是必射雕者也文穎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在射也

一名鷲黑毛多子可以其毛廣乃遂從百騎往馳

三人三人以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

翼而廣身自射彼二人者殺其一人生得一人果

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

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

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

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誘

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

里所止今日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

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

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

射之突未及孫陵
世受射句
徐中行曰趙雲
過曹瞞而開李
廣真何故而反訛
皆不足而虛示之
有餘者也卒以疑
敵人之心一因以
破虜一因以全師
蓋瞻客過人哉
按程不識因見
此傳

何孟春曰易日師
出以律否感凶言
治象而不用法無
不凶也李廣之將
使人自便以廣
之材如此然不可
為法其難者難也
况與之並時而為
將乎小人之情樂
于安肆而昧于近
禍彼既以程不識

為煩擾而樂于從
廣且將繼其上而
不服故簡易之害
非徒廣軍無以禁
虜之倉卒而已也
然則微程不識雖
無功猶不敗李
廣鮮不獲公武

董份曰載不識言
以見軍法之正又
載初奴畏士卒樂
以明廣之能載事
必如此然後義倫
而籌端鼓舞

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刀斗無緣音譙也

莫府省約

文書籍事

蓋兵門合施帷帳故稱莫府古字通用

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

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

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

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

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歿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

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何

兵正義曰其將乘白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

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

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

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且

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

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

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

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

而廣行無部伍行陣

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軍領

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

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

不擊刁斗以自衛

孟康曰以銅作鑊器

擊特行名曰刁斗

索隱曰刁音貂案荀悅云刁

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銅以銅作

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刀斗無緣音譙也

蒼云鏑温器有柄斗似鏑無緣音譙

文書籍事

蓋兵門合施帷帳故稱莫府古字通用

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

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

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

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

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歿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

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何

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

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

居降曰事奇文亦奇

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脫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以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須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權嬰之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太縣一人主盜賊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

蓋份曰廣不能忘一射之小憾乃知功名不成非特殺降也亦淺中少太厚耳其不疾回面

披此下叙廣善射及其行略有生色狀凡六事黃震曰李廣邊將才于守若北平見之使武帝志在息民專任李廣足矣董份曰歷曰談廣

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也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鏃徐廣曰一作沒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援臂如淳曰臂如猿通肩其

事雖悉若不谷口
太史公亦重惜其
才也

按其射應前騎
射殺首虜多句
而德徽中之射
殺射雕者其將
兵應前衝陷折
閉句而德徽中
之奔射胡白馬
將奔騰上胡兒
馬南馳者其射
猛獸應前格猛
獸句而德徽中
之聞有虎嘗自
射者又嘗為虎
傷故曰亦為所
傷云

黃震曰凡看衛霍
傳須冷李廣看衛
霍深火二千里志
振華東今看其傳
不直錢李廣每
戰輒站因頭終身
今看其傳莫風如
狂史氏抑揚下奪
之妙豈常手可望
哉

按功自好漢書
作為自當師古

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若莫能及。廣廣
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開狹以飲。如
日射戲求疎密持酒以飲不專以射為戲，竟死。索
勝者正義曰飲音於禁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
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
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
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
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
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
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
侯者。如淳曰中猶克也本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
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

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
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
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
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
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
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都賦
弩之名駟案鄭德曰黃間弩淵中黃牙孟康曰
太公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索隱曰：角
弩色黃而體大也。○索隱曰：殺數人。胡虜益解，會
日暮，吏士皆無入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
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
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
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

史記卷九十一 李將軍列傳

云功過自相當也

按此物前墓馬

劉辰公曰大史公極意言李將軍不幸故引弟蔡首末俛俛至列侯三公正是畏處又取望氣者俗廣有懷口語如慨而歎縷可傷處止在而字然字耳且固命也能使陳淚

光緒曰廣雖以殺降為恨然屬百戰不能得一當以封侯亦足悲矣王弼州云車公一言拜相李廣百戰不侯自是人間常事莫將造物追

求意是或然者然亦可惜
凌約言曰廣之林畫出持之上廣之功畫出一時之下或者謂其有恨而廣亦自恨其弱降然則豈直不降陵之赤族亦宜矣
○田汝成曰余言廣之不侯非數苛也孝文知之深矣懷私恨以斬霸陵尉豈大將軍之度哉故蘇子瞻云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是也不然以匹夫之賢帝托景帝曰真可任將矣寧獨不知廣材耶

凌約言曰按王十明云李廣亦名丁

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索隱曰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顏云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云出率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在下中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蓑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索隱曰案謂不在人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

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曰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奔之而令廣奔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徐曰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曰案廣言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

代奇孝文沈自未
深知輒食長嘆無
頗牧翻帶將軍不
遇時漢文始謂李
廣生不逢時文謂
李廣老教奇不可
謂不深知矣而卒
不大用何取于知
豈廣懷私恨斬韜
陵尉固有以致之
欣

按三下大將軍
使長史句見米
將軍有故責李
廣意

按將軍我在征
每無常處所在
為治故云莫府
王宗沐曰屈原
正道直行抗志塵
埃卒放汗潭曹生
洛陽年少起孟治
安為漢西長策亦
攘長沙離騷服賦
為世所及者驗今

昔余甚感焉將天
獨能生之或其數
誠奇未定也廣不
封侯蓋出於此哉
余又聞五代時危
載有文名王村莊
之宰相李穀曰
非不知其才然薄
命恐不能勝及拜
知制誥為李古居
咸餘果卒噫廣固
無如教奇何也
朱翌曰始廣欲居
前青既不聽以東
道回還固辭則又
固遣之既受上指
毋令廣當單于乃
責其失道使自殺
青真人放也其官
乎廣子敢恨殺其
父擊傷青也
凌紘言曰士大夫
一軍皆哭百姓皆
垂淚廣之結人心
於此可見非子長

千相當 臣願居前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

遇也。誠以為李廣老數奇如淳曰數為句歟所敗奇為

作事數不偶也音胡小顏音母令當單于恐不得

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

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

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

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正義曰令廣如其

道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

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案趙將軍名也或亦

依字軍人道或失道索隱曰謂無人導後大將軍

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

幕遇前將軍正義曰絕度也右將軍廣已見大將

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

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

使軍後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

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

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

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

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

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

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歿贖為庶人廣子二人

曰當尸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索隱曰嫣或音

媽少不遜當尸擊媽媽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尸

筆力安能于勝敗之外乃出古今名將之上如是哉

曾交黃白恭自殺上加之亦字顧前廣引乃自顧

朱翌曰漢武殺文成而曰文成食馬肝故霍去病射殺敢而武帝又為之諱曰鹿觸故賞罰

國之純綱既已自欺又為入欺何也

曾交黃白恭射世將與世受射相首尾

茅坤曰南人之不習乎北固也而陵獨以冊賜五千人教射酒泉後卒以橫挑強胡何哉

早歿拜故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歿當戶有遺腹子

名陵廣歿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歿明年李蔡以

丞相坐侵孝景園墾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索隱曰墾地音人絹反又音乃鉞反又音而宜反索墾地神道

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闕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

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墾地一畝

葬其中當下獄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

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

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項

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曰小顏云乃擊傷

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

宮獵索隱曰劉氏音尚大顏驃騎將軍去病與青

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餐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

歲餘去病歿徐廣曰元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

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

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

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

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

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

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

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李廣利有發字和連天山徐廣

燉煌至天山○索隱曰索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

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多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肅張掖縣西南

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在伊吾縣

北四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

揚慎曰太史公以
陵被禍至陵傳勿
勿如此正亦得體
黃震曰陵降匈奴
隴西之士皆用為
奴亦可想見其俗
之風節矣

陳仁子曰廣之數
奇而忠信見于身
後夫何憾者

趙恒曰引傳及
諸皆為李將軍後

口不能道詞而
發才畧意氣本傳
已足獨筆其所見
兩口少言為蒼見
才氣天下無双固
不在課利口余
嗜二字不輕下引
傳其身正云云不
不謂不言也下桃
李不言之諺相照

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故令
專乘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
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
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
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
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
盡沒。餘人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
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饗之。漢聞
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
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

索隱曰。悛音七旬反。
漢書作恂恂音詢。

口不能道辭。及歿之日。天下

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

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索隱曰。案桃氏云。桃

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以華

言雖小。可以諭大也。廣雖不能道辭。能有所感。而忠心信物。故也。此

索隱述贊曰。後臂善射。實負其庸。解鞍却敵。圓
陣摧鋒。邊郡屢守。大軍再從。失道見斥。數奇不
封。惜其名將。天下無雙。

何去非曰。士有外將之恩。有外將之令。知
歿而不知歿。常至。驕知歿。而不知
知歿。而不知歿。常至。驕知歿。而不知
之。恩又有。以歿。吾之令。可百戰。而百勝也。
故部曲。行陳屯營。頓舍。與夫晝夜之警。嚴
符籍之管。攝皆所謂軍之紀律。不可一日
輒廢者。也。廣之治軍。欲其人人自便。于凡
約束。一切弛略。以便其私。而專為恩。當時
稱其寬緩。不苛。士皆愛樂。而程不識。乃謂
士雖樂為之。歿。翻然虜卒犯之。此其恩不

加令而每至於敗，則廢罪無尺寸之功，以取疾爵者，何足怪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九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正義曰：此卷或有本，次平津侯後第五十。今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云亦然。若先諸傳而次四夷，則司馬汲鄭不合在後也。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音義

德思曰：子長於世，家推本先聖之後，乃言匈奴祖禹，至于有國，莫長焉。而使役中國，時有之。豈天將以報聊洪水之功耶？則夷進之矣，美亦莫能混也。

祖名。○索隱曰：張晏云：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滅。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云：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獯粥。秦曰匈奴。常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也。則淳維是其始祖。唐虞以上有山戎。正義曰：左蓋與獯粥是一也。年齊人伐山戎，朴預云：山戎，北戎無終之名。獯粥也。括地志云：幽州漁陽縣本北戎無終子國。獯粥，周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索隱曰：常昭云。

草草。與匈奴戰功處尚。尚及其強弱以世。處如畫其取次。漢與匈奴戰功處尚。草草。

爭則出退復隱入
實虜如故後因其
妻竊其皮莫知所
如後一王曰晝裏
賜阿推赤羊二十
且食十九番其工
次日復滿二十只
皆極惟異見樂降
志而本史不載
歸有光曰漢書增
懿王宣王事似不
可少

而營維邑復居于鄆部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索隱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彫陰秦昌山過華陰入渭即漆沮水也
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日案周紀云懿王時王室衰詩人作怨刺之詩不能復雅也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正義曰故申城在郤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周宣王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常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驪曰驪戎獲亦名剗曰亦曰剗中在雍州涇陽縣北五十數里周有焦穫也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鄆部而東徙維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正義曰今岐州高

茅坤曰句奴破中
國而因以立天子
此亦古來所多也

故地鄆部列為諸侯也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索隱曰服虔云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鮮甲東胡別種又案應奉云秦築長城齊釐公與戰于齊郊索隱曰釐音信名諸兒也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邑索隱曰蘇林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徐廣曰一為陸邑索隱曰春秋左氏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以為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周本紀第十一

刈辰翁曰詩人有薄伐之辭儒者遂以不極之舉外為美不知秦襄公救周而不能不東徙極其所至亦不過岐山之北是古公故鄉又惠澤為境外哉

之國誘而徙之伊川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遂從戎號今陸渾縣是也
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太原毛詩傳曰言出與彭彭城彼朔方
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正義曰周襄王既居外
獫狁既去北方安靖乃築城守之
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邑當
是之時秦晉為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圖洛之間徐廣曰圖在西河音銀洛在上郡馬翊間
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常昭云圖當為圖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圖字也正義曰括地
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二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自狄所居七國屬魏後入秦秦置三號曰赤翟白翟索隱曰案左氏
十六郡洛漆沮也號曰赤翟白翟索隱曰案左氏
狄潞氏杜氏以潞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又春秋地名云今日赤涉胡又晉師敗翟于箕郟缺

獲白翟子杜氏以為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
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遂至河西河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
綏三州白翟地按文言圖潞之間號赤狄未詳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縣諸正義曰括地志云縣諸城秦州秦嶺緄戎
音昆字當作混師古云混翟獯之戎徐廣曰在
夷也常昭云春秋以為犬戎翟獯之戎徐廣曰在
九○索隱曰地理志云天水有縣諸道狄道應劭以獯戎邑音桓正義曰括地志云獯道故城在
渭州襄武縣東南二十七里古岐梁山涇漆之北之獯戎邑漢獯道屬天水郡
有義渠正義曰括地志云寧州慶州西戎即劉大
徐廣曰後更名臨晉在焉翊索隱曰常昭云
義渠本西戎國有王秦滅之今在北地郡秦本紀厲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晉故地理志云臨晉故大荔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同州
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城即大荔王城荔力討反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城即大荔王城荔力討反
烏氏徐廣曰在安定
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

六月廿二日

按今朔州即林胡今雁門即樓煩今采顏山後之戎即鮮卑東胡地

茅坤曰類今之西南夷

地後入戎秦惠王胸衍之戎徐廣曰在北地胸瑣子取之置烏氏縣也胸衍之戎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北地郡也志胸衍縣名在北地鄭氏音呀而晉北有林胡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地也樓煩之戎索隱曰如淳云樓煩縣名屬雁門應劭云故樓煩胡也東胡山戎漢書音義曰烏丸或云鮮卑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音鈞山名在雁門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曰案貉即其後既

茅坤曰戎而築城郭以自守譬則虎豹而檻美鮮澤志者

楊慎曰現此則長城不殆于秦皇矣

按陰山及高闕并狂燕北晉東今宜大之界是已

李維禎曰趙城陰山高闕燕城造陽秦皇修其

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戎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地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案長城水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頽毀焉蓋趙靈王所築也自代並陰山音倚白浪反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至高闕為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止有連山陰於長城其

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止有連山陰於長城其

故壘益增而長延
表且萬里一時之
害萬世之利盡地
信守當無論之然
疎曠所至目無擊
堵長駕遠馭別罕
奇策漢武興其雄
心驟騎貳師歲不
停遺蒲萄首蓂席
捲以施封狼居胥
神姑衍直臨瀚海
侵伐之威遠震殊
域然單于所殺九
八九萬而漢士馬
物故者亦數萬匈
奴雖遠去自是漢
馬亦少無以復往
蓋畧相當亦未見
自善之策也
按河南地今河
查是也廣七百
里新秦中蒙
恬取者

山中斷兩峯俱峻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
士俗名為高闕也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秦東胡
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
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常昭曰地名在上
谷郡今媯州索隱曰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
常昭云今遼東所理也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
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
於匈奴索隱曰案二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
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
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索隱曰案太康
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
終利貫山南漢陽西是也而通直道索隱曰蘇林云去
適戍以充之適音下而通直道長安八千里正南
北相直自九原至雲陽索隱曰常昭云九原屬
道也

趙恒曰後秦城
六國云云北假中
見悉收河南地因
河為塞自秦始皇
大築長城以障河
至萬餘里城在河
南又云渡河據陽
山北假中則所據
又在河北也

按匈奴入漢初
始盛

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
陽雍縣秦之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
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因邊山險
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
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索隱曰
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
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
袤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北方田官
東入遼水人故云北假索隱曰應劭云北假在
北假中北假在北方田官
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地名也在河北
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
也穀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括地志云涼
肅延沙等州匈奴單于曰頭曼漢書音義曰單于
地本月氏國匈奴單于曰頭曼者廣大之貌言其
象天單于然索隱曰案單于姓攀鞮氏其國稱
之曰揅黎孤塗單于而匈奴謂天為揅黎謂子為
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故曰揅黎
塗單于又玄晏春秋云土安讀漢書不議此言存
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頭
符會也常昭曰曼音瞞索隱曰曼音莫官反頭

倪思曰蒙恬故匈奴得實文活動有精神

按度河南與前收河南相應又與後奪河南相應

王維棟曰雖胡人其兵謀在漢將之上

第甲日亦冒頓洽兵之略

劉辰翁曰精神在兩千里馬

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索隱曰冒音後有所愛閼氏索隱曰閼氏舊音也習鑿齒與燕王書曰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採取其上英鮮者作烟脂婦人採將用為顏色吾少時再二過見烟脂今日始視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亦可音烟支想足下先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常昭曰習勒其矢鏑飛則鳴索隱曰應劭云鏑箭也

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日秦二世元年是時東胡疆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入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

按宋法云字如
處文距若朕鬼
冒頓雖夷狄似
亦知兵法者
安約言曰單于以
鳴鏑射頭曼穰直
之兵法也以室馬
女子誘東胡老子
之孝術也誘東胡
者行師之詭道猶
可言也射頭曼者
犬羊之習俗不可
言也

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
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
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
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
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甌脫日界
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
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
脫王甌音一侯反脫音同活反○正東胡使使謂
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全
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
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
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
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

王整曰此段結上
起下一篇之關鍵
也
唐順之曰至此揔
約教語是回顧
戰大手筆也
按自篇首至此
將懸敘匈奴強
盛必先曰三百
有餘歲百有餘
歲者九八書始
著匈奴侵盜暴
虐中國又必曰
百有餘年百有
餘年始著昭王

音黎又
左右大都尉左右
大當戶左右

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
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奔樓煩白羊河南王索
日如淳云白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
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徐廣曰在
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屬
安定郡膚施縣秦因不改今延州膚施縣是遂
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
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
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
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犬盡服從
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
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服虔曰谷音鹿
蠡音離○索隱
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

音黎又
左右大都尉左右
大當戶左右

築長城以拒胡而後換結之日自淳維以至頭曼其傳世益久流毒益深是太史公叙事針線處按此下次匈奴官制什伍之詳并祠會法律占候喪葬賞罰之屬

骨都侯所引據後漢書下呼衍注亦然匈奴謂賢日屠耆徐廣曰屠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正義曰顏師古云呼衍即今鮮于婚姻蘭氏早姓呼衍者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須卜氏王叔訟云正義曰後漢書此三姓其畧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直者當也○正義曰上谷郡今媯州也言匈奴東方南出直當媯州也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涇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言匈奴西方南直當綏州也以西接月氏索隱曰案風俗通云氏本西南夷種地理志武都郡有白馬氏又魚豢魏略云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纂文云氏亦羊稱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羌二苗豢

姓之別舜徙于三危今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索隱曰案謂匈奴所都處為庭樂彥云單于無城郭不知何以國之穹廬前地若庭故云庭○正義曰代郡城北狄代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羌胡勝州北五十里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言匈奴之南直當代雲中也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各蠶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索隱曰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魁又有什伍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以相檢察故賈誼過秦論以為俛起什裨小王相封徐廣曰將都尉當尸且渠之屬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索隱曰漢書作龍城亦龍字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祭其先天後漢書云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

按先叙貫
蘇武書曰相競
蘇武書曰相競
蘇武書曰相競

帶○索隱曰鄭氏云帶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
蘇武書曰相競蘇武曰相競蘇武曰相競
多藍反姚氏李牧傳大破匈奴滅禿廝也○正
常昭音頗同然林濫聲相近或以林為禿也○正
義曰師古云蹕者連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
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逐三周乃
止此其課校人畜許又反計其法拔刃尺者外坐
遺法也課校人畜許又反計其法拔刃尺者外坐
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漢書音義曰刃刻其
入反鄧展云軋歷也如淳云樹杖也三蒼云軋輾
也說文云輾輾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軋者謂輾
輾其骨節若今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
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
其坐長左而北鄉者正義曰其座北何長日上戊巳
其送死有棺柳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容服張華曰
象曰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正義曰漢
書作數十人或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

碩麟曰匈奴匿精
兵見老弱既已

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肉
獲因以予之得入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
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
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
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索隱曰魏略云丁靈
接習水七千里又云匈奴北有渾窰國射音亦又音石
上五國在於是匈奴於是匈奴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
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
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
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
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
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

天... 匈奴傳

漢而漢之步兵又未至是以中外不相救餉高帝老干用兵失善若此大文公叙事次第

按敘東南西北馬各一色直與滿首首角相應

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徐廣曰雁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正義曰白登臺在白登山上朔州定襄縣東三十里定襄城漢平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索隱曰驪音武北反案青驪青色馬也○正義曰鄭玄云駝不純也說文云駝面類皆白爾雅云黑馬面白也北方盡烏驪馬索隱曰說文云南方盡驛馬曰赤黃曰驪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王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索隱曰

按漢與匈奴和親

李維積日和親之說始於晉傅公將魏絳俱之漢高直造隱忍從其丹徐刈起居既說之

表卷二

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眾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縮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妾高后欲擊之索隱曰案漢書云高后時冒頓寢驕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債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

匈奴傳

和親三

和親四

按河南即今河套是也

董份曰匈奴此書
飛強而詞大奮其
亦有人執

王維積曰使使是
單于使發以書拒
漢不若不來言
拘也漢使不至
言不見答也

羅洪先曰觀匈奴
述西伐之威是欲
以畏漢若曰此州
悉下惟恐漢耳

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
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
怒欲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
后乃止索隱曰案漢書季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
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
人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
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正義
日延州城本漢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又帝幸
大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
明年單于遣漢書曰夫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
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
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徐廣
支索隱曰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
匈奴將名也

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
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
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
馬疆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徐廣
云樓蘭正義曰漢書云鄯善國
名樓蘭去長安一千六百百里也烏孫呼揭音桀
隱曰又音丘列反正義曰揭音犁又其例及其
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索隱曰案謂皆諸別
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
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
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
郎中係雫淺奉書雫音火胡反索隱曰請獻橐
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正義曰類師古云駕可

和親五
按此重叙匈奴
遣使書略其強
詞唯述其和語
得休

真德秀曰按此書
先責匈奴違約次
論以事在赦前

深誅又云單于若
能明告諸吏先負
約然後可和使匈
奴所言誠和固不
過其善意使所言
偽耶亦不隨其詐
謀抑揚開闔皆有
法焉至遺之以物
又以其自將苦兵
為非畏而賂之
也即此一書可見
大節御夷狄之道
矣
茅坤曰一指其罪
一實其死處得
休

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
即遷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漢書音義曰塞地今匈奴使至於此也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
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
奴地澤鹵正義曰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
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
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
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王之約離兄弟之親
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
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
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
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意也漢與匈

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
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
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
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
袷綺衣繡袷長襦徐廣曰一本無袷字○索隱曰
也以繡為表綺為裏以賜冒頓及錦袷袍各一比余
字林云袷衣無絮也音公洽反錦袷袍各一比余
一徐廣曰或作疏比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比疎
云比比音鼻小顏云辨髮之飾也以金為之廣雅
鹿者為梳蘇林云今亦謂之梳黃金飾具帶一書
音義曰要黃金胥紕一徐廣曰或作尾毗而無一
中帶大帶黃金胥紕一徐廣曰或作尾毗而無一
毗此作胥者胥犀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落
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
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鈎也則此帶
鈎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垂
固與寶憲歲云賜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綳綠繪各
犀比金頭帶是也

卷之二十一匈奴傳

三

蔡汝楠曰必我行為漢患者即當予日子耶言代言者是倒句法

王廷陳曰中行說為匈奴謀則善矣而為漢患不淺當時既明言為漢善者而何漢卒遣之耶

曾魯降曰按郁離子曰漢八年高皇帝崩呂太后臨朝

四十四正義曰緜音帝○索隱曰緜音帝使中大夫意謁者令有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歿子稽粥立索隱曰稽音雞粥音

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音稽粥第

二單于自後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正義曰行音胡

關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公主正義曰行音胡

也說不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

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

漢繪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

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

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常

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

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湏乳汁也音

隱曰字林云湏音竹周反穆天子於是說教單于

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物正義曰上漢遺單

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

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

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

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

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

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

豈有不自脫温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

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

關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

王廷陳曰中行說為匈奴謀則善矣而為漢患不淺當時既明言為漢善者而何漢卒遣之耶曾魯降曰按郁離子曰漢八年高皇帝崩呂太后臨朝

泄國情而開敵黨也弗聽染布退謂辟陽侯曰子不為諫也遠自此弗寧矣卒如其言特匈奴傳謂文帝遣之附公主因以除漢與此不同未知孰是

按匈奴之俗一段即中行說教匈奴本謀也

胡松曰中國名物者何如而曰伴不取與易姓非語何竟忘本若是蔡汝稱曰親屬益疏則相教其猶愈于鳴鶴乎惜漢使不能抑此關也

父子各得父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漢書音義曰父歟妻其後母兄弟必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實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必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索隱曰詳漢書此亦音羊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索隱曰以言棟宇室屋之作人盡極其力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

按師古云中猶滿也量中者量其救也
陳懿典曰醒賊敢為大言千古猶令人憤恨彼當時之故伏而答其背者奈何其昧也
按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正詩中行說自言為漢患向相應

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喋音謀利口也佔音昌占反衣裳貌冠固何當復著冠固何益索隱曰鄧展云佔聶耳語服虔曰口舌為喋如淳曰汝漢人多曰居室中固自宜着冠且不足貴也小顏云言漢人且當思自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着冠何所當益也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糴米糶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日苦矣音若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徐廣曰靡監之監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孫其子單封為餅侯白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

按甘泉即今淳化

徐中行曰逐出塞即還與宣王漢伐何異不歸武不究兵具見帝王氣

和親七

光緒曰余每讀匈奴傳至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輒黯不款終篇惟恐其再見獨賈誼治安策所謂伏中行說而答其背則復津事誦焉

按漢患仇薄患

邵銳曰其事已在

索隱曰案表盧作

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

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

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

董赤正義曰音赫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徐廣曰

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

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

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

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

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索隱曰漢書作且渠

戶且渠各自一官雕渠難為此官也郎中韓遼

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

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

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王相安俱無暴逆

今聞漢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

之命離兩王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

和親兩王驩訟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闡然更

始徐廣曰闡音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

始徐廣曰闡音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

始徐廣曰闡音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

曾真德秀曰文帝遺匈奴書皆大哉王者之言非後世所及

增屠隆曰歲予以物始此然亦以地寒為辭

按師古云逃虜民漢人逃入匈奴

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
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
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
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葉金帛絲絮佗
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
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
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
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
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
跛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曰案跛音岐又音企言蟲鳥之類或以踵而行或以
象而息皆得其安也二蒼云蠕蠕動貌音軟淮南云昆蟲蠕動也莫不就安利而
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

奴者章尼等皆單于降漢者

劉辰翁曰只漢過不先四字見得負約竟在單于

和親八

虜民單于無章尼等索隱曰案文帝云我今日歸本國汝單于無得更以言詞誑於章尼等責其違逃也朕聞古之帝王約分
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
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
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凶人不足以
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
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
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
于既立徐廣曰後元三年立孝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
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各
不各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也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匈奴列傳

匈奴列傳

匈奴列傳

十一

和親九

武帝與匈奴第
一合无功

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竊蘭山物與匈奴交。索隱曰：衛青傳，聶翁壹，故顏氏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好音干，干蘭犯禁私出。

物也。漢書音義曰：私，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出塞與匈奴交市。

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索隱曰：蘇林云：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

在雁門也。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

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

攻亭。是時雁門尉史行徼。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

尉史各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廣

日二人也。乃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

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

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

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

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不造兵謀

耶。

羅法先曰：單于前自稱天所立，又云天之福，今得漢尉史復云：天使若言動以天張大其詞，固犬羊之妄，抑豈武帝奢靡已極，天故厭之而不絕也。

按此後不復和親而匈奴數犯邊漢數出塞矣

茅坤曰自古制虜須假開市為餌

第二合得少失多

而不進斬恢韓長孺傳曰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索隱曰蘇林云直當道之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具以利害中傷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六千餘人李廣出雁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取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

第二合得勝多

第四合大勝

劉辰翁曰子碎語奇什字即斗字之誤

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什音斗漢書音曲近胡索隱曰辟音僻造陽即斗辟縣中地正義曰按曲幽辟縣入匈奴界者造陽地奔與胡也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歿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索隱曰稚音持利反斜音土嗟反斜鄰誕生音直牙反蓋稚斜胡人語近得其實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索隱曰於單音丹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

涉安侯數月而歿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
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
入雁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
襄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會陽縣上
北三百八十里地理志定襄郡高帝置也
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
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
方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
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
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
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
去漢得右賢王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
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

第五合大勝

黃合相當

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
騎乃出山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
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徐廣曰
合有三
耳右將軍建得以身脫正義曰建
蘇武父也而前將軍翁侯
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
為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奔軍分行正義曰與
大軍別行
也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為白次
王正義曰自次者
尊重大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
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
贊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以誘罷漢
兵微極而取之索隱曰罷音疲微要也謂要其疲
則取之無近塞居止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
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

王雅積曰此信之
為漢也或其說漢
之詞

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

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正義曰焉音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連焉支一山乃歌曰使我祁連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敏惜乃如此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祭天王崔浩云胡祭以金人為王今浮圖金人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為祭天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索隱曰常昭云張掖縣西北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拍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養匈奴失一山乃歌云使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

陳壽典曰卒可四千人且卒可字且字有諱敗之意詞甚難曲

按河南令河套是也秦將蒙恬斥逐得此後失之公復奪獲

亦曰白山也得胡首虜二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人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出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狩二年也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索隱曰如淳云

按江華匈奴河
南新秦中其下
地接匈奴以北
作兩大臣相對

倪思曰中國之六
尺二十四方騎而
糧重不與則步兵
又可知已前後師
出之盛未有如此
者

第八合大勝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
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
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正義曰謂
私募從者凡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
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
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
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
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
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

唐順之曰追胡至
闐顏山趙信城漢
威壯矣

按前合與大
將軍各道故各
有戰功

倪思曰去病封神
雖屬死賊然自平
城以來能擊亭掃
灰則自匈奴患中
國千餘歲一時也
武帝承文帝之後
赫然振古如此惜
賈生不及見耳
凌約言曰太史公
叙衛將軍追胡至
闐顏山而還霍將
軍逐虜臨翰海而

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
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
匈奴築城居之單于
之道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
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
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
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
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
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
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翰海
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
也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
以西至今居徐廣曰在金城○索隱曰地理志云
張掖令居縣姚氏令音連小顏音零
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

匈奴列傳

三

匈奴列傳

還而格結之曰是後匈奴遠遁秦南无王庭兩段一東得開闢之妙倪思曰前見徒開東貧民處所奪虜地又見漢河置甲官蚕食接境非將師武臣力能使致此使中行說尤存尚能策騎蹂吾稼耶以此推見城卒成半非容易若秦不知後來此地究竟何如薛應旂曰嘗觀漢之世英國勢雖定裔戎日熾高帝被圍白登呂后受書狂悖文帝時則又侵上郡至雍甘泉當時歲致金縢動指子女者豈樂於天半相結好哉誠以天下新定委曲

奴以北正義曰匈奴舊以幕為王庭今遠徙幕北更蠶食之漢境連接匈奴舊地以北也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卒物故亦數萬索隱曰案釋名云漢以來謂外為崇對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歿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歿于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二年

遷延以徐觀其時勢之可為耳迨至武帝嘗文帝惠養之後粟陳貫朽將勇兵強而匈奴又數犯邊境帝于是征伐四出所向咸庭而累世之耻得雪皆帝有以震之也世儒徒見其登封巡幸紛紛不已遂僭其征伐之事謂為窮兵而以秦皇漢武稱亦過矣唐順之曰凡兩遣將出塞俱不見匈奴一人漢威極矣

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正義曰南越東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索隱曰餘反臣攢云去九原二千餘里見漢輿地圖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索隱曰臣攢云河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主客索隱曰日王使來客官問所使郭吉禮畢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

第十七合出塞不見虜王維楨曰禮卑言好四字點綴有景王廷陳曰即言直以南越王開言便

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

令失色繼後教語
歐列慷慨足以此
中國之威寒種葉
之服美單于雖斬
主客見者以洩其
怒而終不肯為寇
漢功其受之力哉

茅坤曰使楊信以
下叙當日之盛與
所以斷匈奴之臂
若正在三又字而
匈奴終不敢言與
前終不敢言漢廷
相當皆極馳驟

即不能即南向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
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
王客見者而雷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正義曰北海亦遷也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
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
烏等窺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
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
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遷其太子入漢
為質正義曰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
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正義曰即玄郡而西至酒泉
郡正義曰以萬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
大夏正義曰漢書西域傳云太月氏國去長安城

倪思曰以臣使為
欲說也故書承則
先折其功又恐其
欲刺也故少年來
者必先折其氣非

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為飲器月氏
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媽水北為王
庭也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
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漢書音義曰胘雷地名在烏孫北而匈奴
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
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賢臣
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
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
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遷公主
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
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正義曰幾音記言反古無所冀望也
匈奴俗是漢使非中資人其儒先書作儒生也漢以
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

為欲刺使者以折
之也兩語寫虜情
最悉亦以其非中
貴人故耳

王莽曰結一段本
意而情態畢見

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雷匈奴使。匈奴亦雷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揚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譏。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賚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賚人至漢。病漢子藥。欲愈之。不幸而歿。而漢使路克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賚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賚使者。乃留路克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徐廣曰。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克國雷匈奴。二歲。單于歿。烏

維單于立十歲而歿。于烏師廬立為單于。徐廣曰。烏一作

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

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

正義曰。括地志云。鐵勒國匈奴冒頓之後。在突厥國北。樂勝州經秦長城。大羹長路。正北經砂磧。十

三日行。至其國。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

賢王。欲以垂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

單于怒。而盡留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

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

廣利西伐大宛。而令杆將軍敖榮受降城。正義曰。打

音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歿兒單于年少。好

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

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

倪思曰。漢兩使入
匈奴。欲以垂其國
其後左大都尉之
謀。未必非用石資
王之致也。惜其嗟
跌使受降之城。與
長安之即俱虛耳

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索隱曰應劭云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正義曰為渠師也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怯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歿兒單于立三歲而歿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

弟右賢王啍音欽又犁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

也啍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數百里遠者十餘里築

城鄣列亭正義曰顧胤云鄣山中至廬駒音衢匈奴地名

又山名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原郡相陽縣北出

石門鄣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縣又西北得頭

曼城又西北得牢城又西北得宿虜城按即築

城鄣列亭至盧胸也服虔云盧匈奴地名也張曼

云山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

疆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居延縣故城在

甘州張掖縣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漢遮虜鄣

疆弩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衆期至遮虜

鄣即此也長老傳云鄣北百八十里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戰地也其秋匈奴大入

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

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

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漢書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

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

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歿。响犁湖單

于立，一歲歿。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

單于。素隱曰且音子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

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

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

大之，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是歲太初四年也。且

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

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

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正義曰漢遷中郎將蘇

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

言仍誤致厚賂以益其驕不知前充

得多多

第廿二合失少

蔡汝楠曰語未終而止豈史削之耶

言仍誤致厚賂以益其驕不知前充

得多多

第廿二合失少

蔡汝楠曰語未終而止豈史削之耶

言仍誤致厚賂以益其驕不知前充

得多多

第廿二合失少

蔡汝楠曰語未終而止豈史削之耶

言仍誤致厚賂以益其驕不知前充

得多多

第廿二合失少

蔡汝楠曰語未終而止豈史削之耶

言仍誤致厚賂以益其驕不知前充

國既以厚幣賂單于彼所畏在強大厚賂高足以節之

王莽書云於陵有意

第廿三合降虜凌約言曰此傳首段不用紀年以當是時是時提醒者九五後書其二年其明年前六年後二歲十四年其冬其秋夏又書漢元鼎三年元封六年太初二年太初四

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囚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正義曰在伊州

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敖出

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徐廣曰涂音邪。索隱曰涂音卓。涂音以

奢反。正義曰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

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

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降匈奴。其

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饗陵，以其女妻之。

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

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

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數將萬騎

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數將萬騎

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數將萬騎

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數將萬騎

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數將萬騎

年先後開出略則百年秦絕詳則歲記春秋或作起或作結或指在某人之前或指其事之後千亦方化真莫知其端倪而要之條理節目井然

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索隱曰山海經云比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正義曰累力為反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奔眾降匈奴徐廣曰案史及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與商立成出擊胡軍敗乃降得來還千人兩人耳正義曰自此以下上至貳師聞其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救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四年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正義曰御音語其功不得相御當也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索隱曰漢書云明年且鞮外長子狐鹿姑單于立張晏云自狐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兩卷

利隆匈奴在征和四年匈奴傳不應有此文後人所增耳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索隱曰案韓國要禮云仲尼仕於定哀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也為其切當世之文而因褒忌諱之辭也索隱曰案謂其無實而褒之是也忌諱當代故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徐廣曰微音皎○索隱曰微音工堯反言求一時權寵也劉伯莊音叫徐音皎皆非也而務調納其說索隱曰說音稅以便偏指不參索隱曰說音稅者謀匈奴皆患其直微求索隱曰微音工堯反言進其說索隱曰說音稅以自便其偏指不參索隱曰說音稅將率詩云彼已之子○索隱曰彼已首猶詩人譏詞云彼已之子是也將率則指樊噲會雷等也帝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正義曰言堯雖賢聖不能獨埋得禹而九州安寧以刺武帝不能擇賢將相而務諂納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故壞齊民故

董份曰太史公引此句意最深遠微者言其真而不章顯也故武帝驥武明不斥言然謂其遠師屠將而不能終服匈奴則不章而自見矣又曰固塞言无可褒而不章斥言故為忌諱而微也

劉辰翁曰固塞謂不得表則有可隱美廷亦欲為微隱者然言者大意不滿當時以為順從君之欲所謂席中國廣大氣奮深得休建功不深又似借其志之未成者指前後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異也則其中有雅
言者矣
董份曰以便偏指
何不參彼已句將
率屬下文讀索隱
解為彼已將率太
史公元此文法
陳仁子曰遷之贊
此也以定表之時
自比而獨責將帥
焉夫豈獨責將帥
哉
東坤曰太史公甚
不滿武帝窮兵
不事特不敢深論
而托言擇將也其
言微矣

太史公引禹聖成其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
太平以攻當代之罪

索隱述贊曰後孔輩粥居于北邊既稱夏裔式
懌周篇頗隨畜牧屢擾墜墮爰自頓冒尤聚控
弦雖空帑藏
未盡中權

黃震曰傳之叙匈奴詳矣大抵以其視中
國為強弱夏道衰而狄始大及周之興惟
命之曰荒服周道衰戎狄又世世為患秦
并天下築長城頭曼車于遂為之北徙既
而中國兵爭冒頓復雖高帝不免白登
之圍非其視中國為強弱哉然嘗論之秦
漢之待夷狄不可復以三代比也三代以
天下為公諸侯各自為守設不幸有警方
伯連師以諸侯兵驅之而已然不常有也
秦漢以天下為私自京師去匈奴塞上皆
天子所自制邊塵稍驚勞民萬里故秦之
備胡不得不不出於長城然此毒民之事適
以自斃不可為也故漢之求安不得不出
於結約雖婁敬遺公主之說不可用若孝
文皇帝賜之書有曰天不頗覆地不偏載
使兩國之民若一家下及魚鼈上及飛鳥

跛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
殆焉乎大哉言乎文帝之心天地之心也
持之堅行之久至孝景世終無大寇武帝
即位之初匈奴信漢自單于以下詐來長
城下無息矣乃一旦無故自為狙詐於匈
奴兵連禍結使天下生靈肝腦塗地然匈
奴益驕亦終不我服回視
文景之世得失何如哉
又曰愚嘗因是而論漢世綏御之方竊于
不得已之中而曲為之處惟文帝為得而
仲奇之論未可謂其迂闊也蓋漢之于夷
狄非復五帝三王有緩服嬰荒漸次而至
風土之適易分限之等差也塞之內皆耕
田蠶并安土重遷之民塞之外即逐水草
而居遷徙無常之夷狄時時抄畧勢所必
至遠在萬里何以制之帝初即位使告諸
侯四夷從代來諭盛德焉且因高惠之舊
量時度宜與匈奴復修和親一切與之相
安雖尉佗自帝亦溫辭以感服之德至渥
矣匈奴或背約入寇逐之出塞即止曲常
在彼而不在我烟火萬里之樂由此起焉
便經漢之世待夷狄皆如帝何不可為武
帝一信聶翁狙詐之說反以匈奴之擾漢
者擾夷狄尤而效之罪殆已甚逮其兵連

禍結海內蕭然其害烈于匈奴之抄寇何
帝萬萬董生之論似過于弱而實足以藥
武帝之膏育固乃歷歷排關之峻何歟不
然文帝之富庶武帝之虛耗一和戰成
効竟何如哉

何景明曰漢武之才過于文景承三世之
富厚不易紀而虛耗者好大無厭也夫秦
以白起為武安君商鞅為商君范雎為應
侯漢武以衛青為大將軍李廣利為武師
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此木人者所謂
功臣而人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察功實之
辨故白起商鞅范雎之功日積而秦之社
稷日蹙衛青李廣利霍去病之功益高而
漢之海內益危也

余有丁曰傳內每言擊胡胡輒入邊殺掠
及留胡使胡亦留漢使相當至匈奴遠道
破耗矣然猶不能臣服之且不免泥野李
陵貳師之敗沒見武帝雖事窮黷而未得
十分逞志也篇中大意
如此其微旨實寓譏云
凌約言曰太史公紀武帝征伐事先之以
文景和親匈奴信漢然後序兩將軍連年

出塞又必隨之以匈奴入塞殺略甚多紀
酷吏傳先之以吏治蒸蒸民杜畏罪然後
序十酷吏更迭用事又必隨之以民益犯
法盜賊滋起可見匈奴盜賊之變皆武帝
窮兵酷罰致之此
太史公微意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終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正義曰漢書云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

給事平陽侯之家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

衛媼通。索隱曰衛姓也媼婦人老少通稱漢書曰媼與主家僅衛媼通案既云家僅故知非老

父與媼是年老之稱後追呼耳然外戚傳云薄姬

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然案此云侯妾衛媼則似無

似有夫耳其所冒之姓生青同母兄衛長子而

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徐廣曰曹參

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索隱曰案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

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疇漢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故冒姓為衛氏字

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

茅坤曰兩將軍為一傳太史公用意甚寬處其傳大將軍也所當戰功益封由子夫為皇后及子去病之從大將軍而為驃騎也驃騎將略殊死可指為處特以子夫子遂從大將軍戰而有成功並附公孫賀篇末尤可印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一

按少兒即霍去
病

費豈曰人奴之為
一曰生得母音罵
郎足矣為一曰生
讀如生乃與陰等
為伍之生同謂人
左奴我平生得无
望封侯事則語有
意味而句法雄健
令人或以人奴之
生為一曰只移一
字在土便心近矣

茅坤曰詳次非
之禍已而非望之
極可憐可涕悲幸
並至

按此上詳衛青
所以得通籍於
后堂

按此下歷叙青
戰功

茅坤曰太史公
篇語脈迺盈王施
粉黛處九衛子夫

孺索隱曰漢書云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

步廣徐廣曰少皆冒衛氏青為族家人少時歸其

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

以爲兄弟數索隱曰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張晏

名武帝改曰保宮灌夫繫居室是也有一鉗徒相

青曰賢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母笞

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

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

太長公主女也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東侯

年季須坐奸自殺正義曰無子姊太長公主王聞

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

未知名索隱曰案晉灼云建大長公主執囚青欲

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

灰索隱曰篡猶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

母昆弟賢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

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上召賢掌公孫

敖由此益賢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

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

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

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

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

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

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索隱曰即衛立為皇后

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索隱曰即衛立為皇后

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索隱曰即衛立為皇后

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索隱曰即衛立為皇后

得幸上輒與衛青
宥任處相爭而進

按校尉有功每
冠以青字
也
按傳內多以詔
書敘武功

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雁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
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
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
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關索隱曰高關山
名小顏云一日
塞名在朔方也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
數十萬徙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義
州也日今夏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
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
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
城是按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蕃語也青校
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索隱曰案晉灼云河
東皮氏縣之亭名也
○正義曰服虔云鄉名也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
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為邊害

張晏曰從蠻夷
借兵鈔邊也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索隱曰此小雅六月詩美宣
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

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索隱曰小雅
出車之詩也今車騎將軍

青度西河正義曰即雲中郡之
西河云勝州東河也至高關獲首虜二

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

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如淳曰案行也榆谿舊塞
名或曰按尋也○索隱曰

案水經云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絕梓領

梁北河義曰括地志云梁北河在靈州界也○正討蒲
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

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索隱曰高關山
隱曰崔浩云北塞名斬輕銳之卒捕伏

聽者二千七十一級張晏曰伏於隱
處聽軍虛實執訊獲醜正義

日訊問也醜衆言執其生口驅馬牛羊百有餘萬

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二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

郡太守友徐廣曰友者太入略雁門千餘人其明

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

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

關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文穎曰音沮為

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

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

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

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

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

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

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索隱曰賈逵云裨

小王也若裨將然音頻移反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

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

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

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索隱曰案謂立大將軍天子

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

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正義曰

浪反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

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

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裨

係中正義曰機長尺二寸闊八寸未有勤勞上幸

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

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

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

楊慎曰裨王猶血子傳所云裨海也裨小也

王慈曰太史公三用青字此其入絕實處

某坤曰此者大將軍得功甚多

按此四人功不同故各叙按叙四將軍功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而曰從大將軍
再從大將軍
從大將軍各三
從大將軍亦編
功書也

按此李朔等三人
人李沮等三人
功俱同故俱合
叙

公叙校尉李朔云
云寺以千三百戶
封朔為涉軹侯云
云文字鄭重不嫌
重登至漢書則省
其詞曰校尉某某
其以千三百戶封
為某某其則氣索
矣現據古書叙石
祁子事不數字而
有五沐浴偏五丈
字固當如此
按斬首級謂得
取首拜爵一
級非自取入首
級也
王慎中曰史記二
將軍每三出兵即
繼以匈奴寇也緣
略多以明二將軍
非能御寇乃寇之
招也

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索隱曰顧

領也五百人謂之校小顏云傅音附言毅以千五

百戶封毅為合騎侯索隱曰案非邑地因戰功為

冠軍從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處渾徐廣曰處渾

索隱曰服虔云處渾塞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

下搏戰獲王索隱曰搏音博擊也小顏同今以

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領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

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窳侯徐廣曰窳宜

反○索隱曰常昭云縣名或作窳字輕車將軍李

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

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二從大

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

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

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

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

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毅為中將軍太

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

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

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

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

信并軍二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

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

將其餘騎可八百餘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

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匈奴列傳第十一

閱長史安。張晏曰正軍正也。閔名也。○議郎周霸

等。徐廣曰儒生。○索隱曰案郊祀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建當云何。霸曰

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

軍之威。閱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

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

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

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

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

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且歸天

子。天子自我之。於是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

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

郡室曰周亞夫不所。天子詔文帝以爲其將軍衛軍。以蘇建誦天子自裁。抑何異也。今出不可貳。罪疑不敢專。夫固各有守也。

王維植曰此以下入霍去病絕無痕迹。按漢書云去病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

奉高宮。唯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妙子霍去病

徐廣曰。姊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

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索隱曰服虔音飄。紀作票。鷓票鷓。勁疾之貌也。與輕勇騎八百直棄

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曰案小顏云計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爲多。過於所當也。一云漢軍

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

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日行音胡浪。反謂籍若侯。是匈奴

奴祖之行第產。即太父之名。生捕季父羅姑比。

索隱曰。案顧氏云。羅姑比。單于季父名。小再冠軍。

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

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

茅坤曰掩入王夫
人一段所以綿續
衛子夫后宮之定
也

董份二功並封
亦以從大將軍故
也

按此以下多叙
驃騎將軍事

按漢書霍去病
合短兵鏖盧蘭
下殺折蘭王斬
盧胡王銳悍者
誅全用獲醜沈
渾邪王子師古
註全用謂軍中
之甲不喪失也
今史記於短兵
下无鏖字蘭下
下句於斬盧胡
王下却言誅全
用殊不可解蓋

為眾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以翕侯軍功不多故
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
為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左幸於
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
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
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
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
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為東海都尉張騫從大
將軍以嘗使大夏正義曰大夏國在大宛西留匈奴中又導軍
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
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
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徐廣曰驃一亦作剽。正

奴有絕幕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二司品秩將
同大將軍說文云驃騎黃馬鬣白色一曰髦尾將
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
鞮漢書音義曰討遼漢索隱曰遼音速漢音下崔
是國名也涉狐奴音灼日浩云匈奴部落各案下有
懼者弗取文穎曰恐懼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懼
冀獲單于子徐廣曰與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
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張晏曰折蘭盧胡
而巳斬者獲其首正義曰顏師古云折蘭誅全
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其蘭姓者即其種
甲徐廣曰全一作金。正義執渾邪王子及相國
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
索隱曰案張晏云佛徒祠金人也屠音備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
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

將軍與合騎侯

傳寫之誤也徐廣註曰全一作金因其誤而註之耳

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與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張晏曰水名也遂過小月氏索隱曰常昭氏音支西域傳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山間餘衆保南山遂號小月氏攻祁連山索隱曰小月氏云即天山也匈奴謂天山祁連天為祁連案西河舊事謂白山即得會涂王張晏曰胡王也索隱曰會音才由反涂音徒漢書云楊武平餘得單于單桓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闕氏王子五

茅贊曰若如二說則是方叙驃騎之功而又計其損失之數也當依小顏

按叙軍功而曰從驃騎再從驃騎至其後驃侯歸功去病也

按師古云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

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正義曰率音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減什此失之數下皆類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此案一說為是也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濮王捕稽且王正義曰遼音速濮音卜索隱曰且音子余反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索隱曰漢書作右千騎將王然則此云千騎將是漢之將屬趙破奴得匈奴王及王母也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二千三百二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校尉句王高不識徐廣曰句音鈞匈奴以為號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索隱曰案三王子以下十字共為王號王子以下十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

董份曰嘗與非騎先其大將軍為句軍亦有天幸承上...

為宜冠侯正義曰孔文祥云從冠軍將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疑多是誤輝音暉也合騎侯教坐行雷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

出天幸不至受絕哉而太史公傳自不具載其以文...

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眾相望...

臣表元狩二年以輝渠封僕明至二年又封鷹庇其地俱屬魯陽未詳所以正義曰輝渠表作順...

禽梨為河碁侯徐廣曰禽一作鳥梨大當戶銅離為常樂侯徐廣曰一作綯離也索隱曰徐...

按仍與漢書作
仍與註重與軍
旅之秀也

王蓋曰分魏降者
長是

其坤曰今年渾邪
王降數萬而明
年即系以匈奴殺
略數千人此皆太

史公精神所注處

按師古云輕備
謂漢突不能輕
入而久留也

按師古云輕備
謂漢突不能輕
入而久留也

又云調字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
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胡咸相犇率
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獍驍音灼曰
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
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眾咸懷集
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正義曰言匈奴
右地渾邪王降
而塞外並河諸郡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
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
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正義曰
五郡謂
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並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
是故塞外又在北海西南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
為屬國正義曰以將來之民徙置五郡各依
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言屬國也其明
年匈奴又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

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
兵不能度幕輕出索隱曰案幕即沙幕古字少耳
輕出者謂匈奴以漢軍不能至
故輕易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
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
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正義曰言轉軍之
士及步兵接後又
數十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
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
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為前將軍僕
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
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
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
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

茅坤曰大將軍此
戰極奇絕以不
得並驃騎益其
太史公侯為捕
令人讀史稟以
生色
楊慎曰白日且入
至二百餘里馬得
如唐詩胡沙獵
逢不相見又月黑
雁飛高單于夜遁
逃欲將輕騎逐木
雪滿弓刀皆用此
事

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
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孫吳兵法
蓋謂之武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日有中
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
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
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
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
拏正義曰二蒼解詁殺傷大當索隱曰以言所漢
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
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正義
日遲行二百餘里徐廣曰遲一作黎○索隱曰遲
音值行二百餘里音值遲者待也待天欲明也漢
書作會明諸本多作黎明鄒氏云黎不得單于頗
速也然黎黑也俟天將明而猶黑也

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冀頽山趙信城徐廣曰得
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
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
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
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
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
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
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
于索隱曰谷音祿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
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
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
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

按大史公先以
所斬捕一旬略
總去病功復於

下詔書中詳之
王維禎曰青與去
病兩將軍軍同出
塞擊胡而去病有
功益封諸吏卒皆
侯爵獨無功亦有
利不利哉

王維禎曰其狼居
不平山禪於姑衍登
臨瀚海言深入有
功也

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射將所獲重寶之
士徐廣曰射一作允駟案應約輕齊絕太幕涉獲
章渠徐廣曰獲一作護索隱曰小顏云涉謂涉
于章渠也書云涉獲單于之近臣謂涉水而破獲之漢以誅比車者晉灼曰王號也索
擊左大將索隱曰案斬獲旗鼓歷涉離侯索隱曰
度難侯小顏云濟弓間晉灼曰水名也索隱曰
獲屯頭王漢書音義曰韓王等三人徐廣曰王一
日李奇云皆漢書音義曰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
居胥山禪於姑衍正義曰積土為壇於山上登臨
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索隱曰按淮
漠北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
三取食於敵連行殊遠而糧不絕索隱曰連與以

董份曰是殺犬司
馬遂止單于斬首
虜萬餘而不益封

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
屬驃騎將軍會與城正義曰不失期從至禱余山
索隱曰禱與音余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
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邦山徐廣曰從驃騎將
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
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斬皆從驃騎將軍有功索
日劉氏復音伏小顏音芳福反漢書
專作刺小顏音之亮反音九言反以千三百戶
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斬為象利
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徐廣曰姓稽從驃騎
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
邑二百戶索隱曰敢校尉自為爵太庶長索隱曰
也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

索隱曰敢

七

按愛幸二句九
見武帝卷也去
病之餘意
王整曰自古陰符
將軍字

按身大將軍下
收捨一篇用共
首尾
茅坤曰太史公無
限深情

也布義行剛是武謚也辟土服遠是廣地之謚也
以去病平生有武執及廣邊地之功故云謚之并
武與廣地子嬪代侯索隱曰嬪音市戰反嬪少字子侯上愛
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卒謚哀侯
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
侯仇坐法失侯後五歲仇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
發于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
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封五年論為烈侯子
伉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
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
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太將軍以其
得尚平陽公主正義曰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及詔青尚平陽公主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云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

按此以下紀大將軍功

坐法失侯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索隱曰謂凡計也大將軍
青凡七索隱曰案漢書云為持將者十五人蓋通李廣也此李廣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
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
戶封二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
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
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索隱曰案漢書云為持將者十五人蓋通李廣也此李廣
人謂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也
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

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正義曰今慶州本義渠戎國也地理志云北義渠道
也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平曲侯徐廣曰
守太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

茅坤曰賀之妻衛
姬大將軍之姊而
驃騎之母也

以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
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南
鄉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
後四歲以左耐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以浮沮
將軍出五原索隱曰沮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徐
日太初 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為將軍出
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了敬聲與陽石
公主徐廣曰陽石為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邳人服虔曰邳音室。索隱曰小顏
之粟反今慶 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
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二歲為將軍從大
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二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余有力曰按驃騎
將軍武帝立各以
雀去病本傳前云
賀為輕車將軍又
曰驃將軍此驃字
必誤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
為驃騎將軍出代以李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
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一歲
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
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
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受降
城索隱曰七歲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
吾索隱曰余音餘又音以士李多下吏當斬詐死
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
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索隱曰音雲中人正義曰今事景帝武
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疆弩將軍後一歲復為

疆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正義曰秦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

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

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

為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

將軍從大將軍再為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

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

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

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

以翕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

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翕侯武帝立十七歲

為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

封為博望侯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

為庶人其後使通焉孫為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鮮見景紀殺羽人也索隱曰縣名在馮翊殺音

州同官縣本漢殺羽縣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

爵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

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

襄曹參孫也

程一枝曰蘇建家
在大猶鄉張騫家
在漢中二家學本
作家蓋因字形相
似而訛也大史公
所以載此二家者
正從騫騎家像祀
連山波列之耳此
文家血脉貫通處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六

將軍韓說。字高。疾。燕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龍領。疾坐耐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搃盡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正義曰以善也侍中。為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

按此以下紀驃騎將軍功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

徐廣曰。再出。以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眾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曰河謂龍

也謂涼肅雍州漢書西域傳云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燉煌等郡

西方益少。胡寇囚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為侯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州按西河都今邠州以右

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為符離侯。驃騎死後。

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

法失侯。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正義曰今勝州嘗入匈奴。已而

歸漢。為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

侯。坐耐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

按此傳自言後一歲後二歲後六歲此傳不

史記卷六十一 衛將軍驃騎將軍傳

同亦委本也

茅坤曰世將之後多矣

劉知幾曰叙事之體有假借論而自見者如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傳責大將軍不若實待主此則記之與傳並所不書而史臣至言別出其事所謂假借論而自見者也
王充曰信陵子孟耳

食客三千稱為賓君衛將軍霍去病門无二客亦稱客將
楊慎曰蘇建之語而結之曰其為將如此著其善能保功名也

水無功後二歲徐廣曰元初二年擊虜樓蘭王復封為浞野侯後六歲徐廣曰太初二年為浚稽將軍將一萬騎擊

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

生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入漢徐廣曰以天初二年入匈奴後坐巫

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

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

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索隱曰謂不為賢大夫所稱譽也願將軍

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共大將軍謝曰自

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

招賢納不肖者人王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

何與招士索隱曰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索隱述贊曰君子豹變賢賤何常青本奴虜久

總戍行姊配皇極身尚平陽寵管斯借取亂桑

章劇雖繼踵再靜邊方

陳仁子曰賓客之害吾於史遷贊孟嘗又

於第五倫彈劾竇氏後再言之矣特孟嘗之

時天下分列猶不足貴也竇氏立清朝植

私黨大可罪矣若夫以人將軍之勢誰能

禦之而能以嬰軫之賓客為德亦可謂善

處盛強者然且未也豈為揖客大將軍猶

賢之始非純以客為賤者客固有賢不賢

也乃若宰相之職則又不然要當如狄梁

公呂正獻不為私門植桃李而為國

家叔拾人木才殆又不可以青籍口

揚維慎曰史謂鄧通無他技能有所荐達

獨自謹身媚上而已鄧通何者而責以荐

嘗切齒人臣奉法何與
王舉此二者他可知矣
黃震曰衛青者奴隸鄭季之遺孽而霍去
病其甥也漢武帝以青之姊曰子夫者為
后因生事夷狄而官青曰大將軍官去病
曰驃騎將軍公孫敖當脫衛青於難亦官
且至將軍青之長姊嫁公孫賀賀為將軍
且至宰相其餘侯者非兩將軍親戚則其
門下人也他日貳師將軍亦以後宮故生
事天宛而使之貴帝平生窮兵黷武使海
內蕭然觀其所由往往為榮宮妾地爾而
日春秋大復讐之義其誰欺欺天乎且受
圍與嫂書未可以讐言也文景和親相安
已矣否而嚴守備則置一李將軍何奴不
敢又塞矣
何紛紛為
又曰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
千里聲震夷夏今看其傳殊無奇績李廣
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
史氏抑揚予奪之妙如此豈常筆可望哉
王世貞曰昔人稱衛霍去病傳為太史
公敘法之奇者然其論衛將軍曰於天下
無稱也去病則曰看天幸不至之絕而
嗚呼何奴天下莫強焉其所以數勝而不

細者豈盡天幸耶至伍被之所以奇大將
軍於淮南王者又胡無稱也李廣蓋屢戰
而屢敗也太史公津津不常口出焉叙其
材力標果負誼繁饒仁卹指畫軍事若貌
也於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不幸者
如此是可以用識矣哉不幸而材不見者
孝武而卒腐以考如公孫弘倪寬者二將
靡耳奈何雍容取公相為也彼蓋以李廣
自况也太史公於游俠刺客貨殖伯夷屈
平者傳皆有所感慨獨於李廣衛霍傳比
興之義多吾既深於其指而又惜其以移
故掩衛霍摧勝之妙使後人不得尋也

